

# 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475期 菲律宾篇  
组稿人：王勇

## 菲华截句点评：

### 扁担

椰子(菲律宾)

父亲的故乡 那头  
儿子的故乡 这头

我挑起 两头

(选自《菲华截句选》，王勇主编，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1月出版)

#### 读后感

1, 王勇(菲律宾)

其实诗的文字可以非常浅白、朴实，无需故弄玄虚来增添神秘感，不妨多多运用巧思把平凡文字灵动组织，搭建出一个全新的结构。椰子的《扁担》，诗眼不在诗行里，而是在诗题。

截句之类的微诗，讲究绝处逢生，不宜在有限的地方浪费空间，不宜在关键的时刻徒费口舌。《扁担》中的父亲、儿子、我构成三点一线，贯穿三代人的故事，一切尽在扁担的无言中。

2, 李燕琼(福建)

椰子《扁担》的表达形式最易让人忆起余光中的《乡愁》，但仔细再细品可知，这篇截句的内涵意蕴并非如惯性思维所思那般。《扁担》犹如桥梁一般，连接起三代人之间的关系，父亲、我、儿子，本就是三个个体，之间还有时间的代沟，但正是因为有我的存在，使得这种间隙缩短拉近，甚至最后密不可分，字里行间情感的流动很触及真心！

3, 吴撇(福建)

“上有老，下有小”，这既是生命的幸福阶段，亦是生存的双重责任，很多人常常厚此薄彼或顾此失彼，而有深刻责任感的男人必然力求“两全其美”，于是毅然、悦然地挑起重担……如何表现这个人生主题？首先要寻见一个“灵魂之物”，它是作为内核的某个名词，有相对稳定的指涉能力，又不陷入“单一性含义”，椰子挑选了“故乡”作为支撑物，并用“这头”“那头”两个空间语汇担纲大梁，承担起所有语义。接着，“挑起”这个动词，连结了“两头”，“重量”顿时得以显现，这不仅是家庭和角色的重量，也是诗意的重量，这个“重量”，即作者在高度概括、提炼后并通过具有典型价值的语言组织实现的内涵，然而，《扁担》不繁复庞杂，它以轻盈、平静的气氛，令人觉得“扁担”以及表达“扁担”的所有诗句，是人类高贵的“使命的翅膀”。

创作感言  
诗的承载力  
椰子

当我重读这首小诗时，耳边仿佛伴随着命运交响乐的回荡，那头，双亲早已长眠山岗，这头，子女渐渐独立成人，故乡越是模糊，异乡越是清晰，一把扁担到底能够承载多远多重，我们曾敢闯荡四海，我们终将颤巍巍。

2022年1月27日

## 静静读一首诗：

### 一句话

云鹤(菲律宾)

不必等我，我已来  
赶在比早春更早的清晨  
趁夜露尚重，朝雾未散  
此刻，正好让我  
用半生的企盼与期待  
说出那一句  
除刚掠起的蜻蜓外  
只有你我才听得见的话

#### 读后感

1, 李燕琼(福建)

这首诗初读有一种浪漫的气息透过文字扑面而来，话是连接心的桥樑，是表达沟通的渠道，它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诗人云鹤却只用“一句话”便将自己的情思表露无遗。

诗的主人公是互相等待的关系，但“我”明显比较急迫，怕对方会等待，于是“赶在比早春更早的清晨/趁夜露尚重，朝雾未散”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到来，愿意等待的那个人定是情根深种，这样的情感让人为之动容。

“此刻，正好让我/用半生的企盼与期待/说出那一句/除刚掠起的蜻蜓外/只有你我才听得见的话”，“半生”说明时间之长，毕竟人能有几个半生呢？说话声细微，彷彿是呢喃，因为只有彼此能听得到，“蜻蜓”彷彿是两人情感的信使和见证者，这样的情感表达更能让人细细体会其中彼此的珍重和珍爱。

2, 刘正伟(台湾)

认识菲华诗人前辈云鹤大概是二十年前，当时我刚完成硕士论文《覃子豪诗研究》并出版，蒙向明前辈引介认识而曾书信往来，当时寄一本请他指教。他自称是覃子豪的学生，他曾协助帮忙刊登许多引介或纪念覃子豪的文章在菲律宾华文报刊刊登，对覃老师始终怀抱敬仰之心。

云鹤是一位早慧诗人，十几岁就出道。《一句话》主题是什么？应该是表达爱意的一首情诗，一

首秘密的情诗。全诗只有八行，前面写一个情人日思夜想的企盼，那“赶在比早春更早的清晨”，趁夜露尚重，朝雾未散就预想赴约，倾吐无尽的相思与浓浓爱意。

“用半生的企盼与期待/说出那一句/除刚掠起的蜻蜓外/只有你我才听得见的话”，用半生的企盼与期待，表示人生过半、中年以后，说出除刚掠起的蜻蜓外，那蜻蜓是听不出来的，此处借用蜻蜓点水的意象，营造秘密与惬意的情境，以及那小心翼翼、万分慎重的爱意的表达。诗人用不破题的手法间接写出这一首调情的小诗，当属调情高手。那一句话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我爱妳”。

3, 王勇(菲律宾)

云鹤是菲华诗坛承先启后的扛鼎人物，他的现代诗师承台湾蓝星诗社的领军人物覃子豪，所以他也是菲华现代诗人里最享有国外知名度的。作为全能型文艺人，云鹤创作、编辑、组社、活动四项全能，且样样成果累累。云鹤的诗风多变，从早年的倾向晦涩到唯美，再到深入浅出的口语，每个阶段都有非同一般的成果。

诗艺高超的云鹤，执掌华文报副刊编务时率先引进台湾现代诗潮与中国大陆的朦胧诗，致力发掘诗坛新锐，勤于收罗菲华诗刊诗集诗史。早慧的云鹤写过晦涩之诗，晚年回归明朗，但我最欣赏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入浅出的作品，比如《乡愁》。我一直对像云鹤他们出生

在菲律宾的华人诗人有一种好奇，他们并不像飘洋过海来自泉州、晋江侨乡的诗人，有漂泊异乡的离散经历，为何还能写出如此感同身受、刻骨铭心、震撼读者的怀乡诗？是父祖辈的移情作用还是因阅读华文书籍培养起来的文化乡愁？云鹤出生、就学、成长、成家立业于菲律宾，却终生保持中国国籍，由此来理解他的乡愁意识就有了基础。

云鹤写过一系列经典的乡愁诗，如《野生植物》、《乡愁》、《雪》等，而《一句话》正是一首披着情诗外衣的乡愁诗，同类的还有《爱的方言》、《另一种情诗》。云鹤创作《一句话》应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大概五十出头，才有“用半生的企盼与期待/说出那一句/除刚掠起的蜻蜓外/只有你我才听得见的话”。那是一句什么话？我想可能是：我爱你故乡！

菲华族从落叶归根或同化的两极蜕变为华菲融合的落地生根观念，在此种情境下，“那一句悄悄话也只能用蜻蜓点水来含蓄表达了。

4, 余境熹(香港)

读《诗经·秦风·蒹葭》，有时会想，假若男主角真的找到“伊人”，他要跟她说说些什么？

云鹤的《一句话》背景“夜露尚重，朝雾未散”，引领我回到《诗经》那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比早春更早的清晨”。

我想像《蒹葭》的男主角“溯洄从之”、“溯游从之”，在“阻且长”的“道”上花掉了“半生的企盼与期待”；每次她在错误的地方“等”著，其实他都“已来”。

大仲马小说的结尾是：Attendre et espérer，以“守候”和“希望”为人生之大智慧。但“半生”消磨而消磨不尽的爱，究有几许？十八个春秋，哈金笔下的孔林便历尽爱情的流失和变质。

而《蒹葭》的二人，终于是相逢了，在云鹤诗的“此刻”。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张爱玲说，“刚好赶

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哦，你也在这裡吗？”

像恐怕言语道断，爱的复杂情愫还未点到，就要即止。

云鹤也相仿，“那一句”酝酿半世的“话”不需写出，爱中的“你我”自然“听得见”，而寄寓“情”的“蜻蜓”，翩翩“掠起”，就似随风摇曳的蒹葭，采采、萋萋，烘托这朦胧的故事，漾满了水之涓涓……

5, 椰子(菲律宾)

爱情是一种很奇妙的词汇，“说出那一句……/只有你我才听得见的话”。那肯定不是人话，或许是鸟语。爱情里面的比翼鸟，在独自的花香鸟语中感伤，无人能知，无人看懂。

那一句，是啥内容？诗人没有明示，或许根本没有说出口。有时候，比一句话更传神的，是沉默无语，无言大于有声，“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彷彿你消失了一样”（聂鲁达）。

“用半生的企盼与期待”，是一种怎样的耐心与深度啊，是一种怎样的幸福与折磨啊。

一首情诗的创作，其基本要素是语言和意境，语言可分有声和无声，意境也可分为有形和无形，像这样耐读有味的情诗，都是在无与有之间游走得当。

6, 吴青科(福建)

理解这首诗需要一种特殊的语境，否则无法克服它自身的抽象性。

现代诗无论是意象还是语言形式的层面往往缺乏一种自我的建设性，这是现代诗面临的某种审美和精神的困境。即便是艺术的知觉本身，在诗歌的文本当中也需要一种自我蜕变、上升的过程，由感觉觉到思想意义，使得诗歌的审美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深沉，在差异性中体现出某种内在的统一，从而实现从内容到思想的升华。而意象对于现代诗而言同样十分重要，一首诗需要通过意象的塑造来达到审美上的效果，而非仅仅通过抽象的语言形式的表达。

因此，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抽象行为，现代诗需要一种明晰的艺术思维，即需要真正明确如何表达以及表达什么。

## 菲华截句点评：

### 原罪

施文志(菲律宾)

一群影子  
在黑暗中

一束光闯进去  
杀死了影子

(选自《千岛诗社截句选》，王仲煌主编，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2月出版)

#### 读后感

1, 王勇(菲律宾)

这首《原罪》读起来有点绕。前段两句“一群影子/在黑暗中”，怎么解？黑暗中是无法显现影子的，但不代表黑暗中就没有人的存在？而且有许多人生活在黑暗的角度，不为人所关注。后段两行“一束光闯进去/杀死了影子”，反向思维，是否也可以“一束光闯进去/复活了影子”？

此仍我指出有点绕的地方，推敲起来，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因为作者的本意应该是影子本

来就存活在黑暗的背景下，而且生活的好好的，一束光的光明以为是解救或唤醒，却反而灭绝了影子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施文志的《原罪》富有哲理的思辨，线索与答案就隐藏在诗题里！

2, 吴青科(福建)

影子因光线而彰显存在，而同样天然性地存在于黑暗当中。人们习惯性地用光去寻找影子的特征，而无法通过黑暗去锁定影子的存在，故而将这种光之影视为一种物理性的常识，或许一种人类的正义，并赋予其无上的权威。

换言之，光决定了影

子的生死，但却忽略了，黑暗(比如黑夜)才是影子的自由世界。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原罪”等等都带有人类的属性，而非天然的属性。何为“原罪”？这首诗所提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发人深省的命题。难道原罪就意味着光之下的影子吗？同时原罪又需要依靠光予以驱离？必须驱离！？

3, 吴撇(福建)

拟人在诗歌中的使用最令人警惕，因为容易人云亦云、童话倾向明显或者过于软弱，因此若无创意莫如废止。文志的用法带有经典性的英雄气息，“闯进去”“杀死影子”等掷地有声的表达足够果决、正义。爱默生说，“英雄就是成为中心而不可移动者”，光明正是无法撼动的真理和力量，它不会停止对黑暗和影子的围猎，不会对它们沆瀣一气坐视不理。耐人寻味的是“一束光”，代表光明却势单力薄，它清除了当下的黑影，新的阴影却又同时产生，不阴不阳让人陷入困惑：究竟是光明不够强大，还

是阴暗过于顽固和狡猾？竟然连“闯”“杀”这般的力度也震慑不了？

这难道是世界的“原罪”？文志借物讽世，像光一样，干脆利落却又留下“遗憾”。值得一说的是这个“现世遗憾”的读取，假如没有藏匿的功夫和设置的技巧，这个意义肯定会被注销，语言的思想力也就立即消失。

创作感言  
诗的联想  
施文志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自由》：“光明让影子不自由/黑暗让影子自由”。

之后，我对影子却有很多联想，《原罪》这首诗，应该是《自由》的延续。一群影子，在黑暗中，一束光闯进去，杀死了影子。诗句简单而平白，诗题目《原罪》，让读诗的人有更多的联想。原罪？究竟是影子的原罪？还是黑暗或是光明的原罪？美国革命领袖帕特里克·亨利的语录：不自由，毋宁死。

2022年1月26日